



桥

■ 王宇 (陕西)

蓝凌河，像一条玉带，蜿蜒在群山峻岭之间。清凌凌的河水，将蓝岭村一分为二，东岭人居，西岭耕田。西岭山巅之上，有蓝灵寺，晨钟暮鼓，香火不息。

蓝凌河不宽，离对岸，七八步之遥。蓝凌河不深，蹚水过河，水至腰间。河水不疾不徐，清澈见底。哗哗的流水声，是蓝岭人独享的天籁。东岭人过西岭，要蹚水。蓝岭人在河中间垒几块石头，石头上架几根圆木，就是桥。雨季，水涨，桥冲毁；雨停，水落，再建桥。祖祖辈辈，从未改变。

了尘化缘回来，正是深秋。他坐在河岸，看片片黄叶，轻快地落在河面上，或沉或浮，一路漂流。一片黄叶，斜斜地飞来，蹲在了尘肩头。记忆带着他回到遥远的从前。

许多年前的那个黄昏，也是黄叶飘零的季节。六岁的牛娃，赶着地主家的一群牛，经木桥回家。争抢过桥的牛，把牛娃从桥上挤到河里。瘦弱的牛娃在冰凉的水里扑腾着，像落叶一样，或浮或沉，一路漂流。牛娃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蓝灵寺的禅房里。一灯大师端来热汤喂牛娃，牛娃的牙齿，颤得格格响，喝不下汤。牛娃发烧三天，一灯给他针灸、拔罐、喂药，守了他三天。烧退去，牛娃的耳朵听不见了。牛娃哭，一灯大师敲木鱼诵经。牛娃哭得厉害，木鱼声像雨点。牛娃哭得轻缓，木鱼声像清

风。

三天后，牛娃爸来蓝灵寺找牛娃。一灯说：“这娃有佛缘，留他在寺里吧。”牛娃爸说：“成。”磕头，拜佛，离寺。牛娃不想当和尚，偷偷地跑，每次没出山门，被师兄抱回来。下雨了，寺院存积水。牛娃用禅杖击水，撕心裂肺地喊叫：“我恨水，我恨水。”一灯闭着眼，站在一旁，也不理会，一颗一颗地数佛珠。牛娃闹腾得厉害，一灯手里的佛珠，旋转成一个圆，呼呼生风。牛娃不闹了，佛珠又挂在一灯脖子上。

牛娃说：“我要在蓝凌河上修座桥。”一灯大师双目如炬。牛娃的脑门上，燃起九个香头儿。牛娃忍着疼，一声不吭。牛娃的脖子上多了一挂佛珠。一灯说：“从今天起，你要忘了爹忘了娘忘了牛娃，你是和尚了尘。”

了尘坐在青灯下，不敲木鱼不念佛，一灯大师手把手地教他《九章算术》。春去秋来，寒暑易节，了尘脖颈上鼓出尖尖的喉结。下山勘测，上山计算。了尘知道河有多宽，水有多深，桥得修多高，才不被洪水冲垮。了尘清楚了一座石拱桥要多少块石头，得用多长时间修成，需要多少银两。

“师父，我去化缘，攒够银钱修桥。”了尘面朝天眯眯的古佛，跪在蒲团上。

“化缘苦，化缘难，你知否？”一灯说。

“一心一钵走四方，苦何俱，难何俱。”了尘的眼里，只有一座桥，连接东岭和西岭。

一丝风来，黄叶从了尘的肩头飞走，飘向木桥。一群肚皮鼓鼓的牛，出现在傍晚的桥头。牛群过木桥，和许多年前一样，还是争先恐后。聪明的放牛郎，留在最后过桥。了尘从沉沉的回忆中缓过神来。看见一头小牛被挤进河中。他听不见小牛的哞叫，却懂得老牛流连顾盼的眼神儿。

他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化缘回来，脚掌的老茧，和鞋底一样厚实。他摸了摸挂在肩膀上黑油油的褡裢，里面是叮当作响的铜钱和碎银。他知道，银钱攒得差不多了。

一灯大师择黄道吉日，破土动工。石拱桥的图纸早就装在了尘的心里。两岸人头攒动，建桥人各司其职，工程井然有序。一块块巨石，纵横交错，摆放有序，严丝合缝，不差分毫。一灯大师站在西岸，手捻皓须，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笑容。

石拱合拢那天，阳光明媚。正当午时，四个壮汉抬着一块巨石，缓缓走来。了尘要亲手安放拱顶最后一块石头。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了尘的手刚触到石头，揽石绳索齐齐断掉。巨石砸在了尘的腿上，稍作停留，顺势滑行，不偏不倚，刚好落在最合适的位置。

“阿弥陀佛。”一灯大师

转身上山取药。他把调好的药膏涂在了尘的断腿处，了尘再次从昏迷中醒来。看着空荡荡的右腿裤管，了尘一脸淡定。只有额头不时滚落的汗珠，冲洗着他的断腿之痛。他没有离开蓝凌河。双手撑拐，继续指挥。

两个月后，桥体落成，只差石栏杆没有装上。了尘站在平展展的桥面上，看着缓缓流淌的蓝凌河，心头涌起出家人不该有的激动。蓝岭人不用再蹚水过河了，蓝岭人的孩子不再害怕从圆木桥上落水。一阵猝不及防的狂风卷起了尘，一头栽进蓝凌河。凌乱的碎石铺满河床，撞破了了尘的头，撞瞎了尘的双眼。一灯大师的药膏失去神奇。了尘的双眼，汩汩冒血，像泉，无法可止。气若游丝的了尘，仍不忘一字一句的叮嘱：“桥……护栏，要……坚实。”众人点头应诺。一灯解开脖子上的那串佛珠，拿出一颗，紫红紫红的，放在了尘的手心，轻轻闭上他的手掌。

清凌凌的蓝凌河，流淌着凄凄鸣咽的悲歌。了尘走完苦行僧的最后一步，安然圆寂。所有修桥人，围着了尘，潸然泪下，久久不肯离去。他们把悲伤的目光投向山巅之上的蓝灵寺。

一年后，蓝岭村人给了尘打造了一尊雕像。了尘站在蓝凌河畔，手持佛珠，慈眉善目，笑看蓝凌桥上人来人往。

斑驳

■ 孙子夜 (安徽)

仔细察看一截古城墙
恰好阳光从树荫中射过来
光影和残壁，两种斑驳
融合成一幅破碎的画像
定格中的一瞬
仿佛藏着朝代更迭的叹息
不知是现实照进了历史
还是沧桑和解了岁月

细草从砖缝间顽强地延伸
随风移动的光点
像轻微晃动的千年孤独
单纯早已遥不可及
我的脸上也有了斑驳的印迹
谁还在神秘中细数嬗变
光阴注入时空的凝视
作为成熟，斑驳的气质
恰好契合一种生命的绵延

雨，偷偷地下

■ 高国阳 (河南)

疲惫不堪的一面，
不想让残月知道琐碎的故事
也不愿告诉遥远的星子他会疼
趁夜，
借一壶老酒装醉
把压抑的心事，
一点一点抛在窗外
——你听，又下雨了

玉兰，在草湖成仙

■ 寒冰 (新疆)

在别墅区漫步
目光在一座整洁的院落前停住
我不知道是谁家的别墅
却因门前两棵玉兰挪不动脚步
西域的风雪不识玉兰
如今它们却在边陲修炼成仙
一群仙女婷立于虬枝之上
向穹苍轻舒广袖，
问候白云醉了夕阳，
羞了晚霞
自从邂逅那群空中摇曳的仙姿
我每天都会来光顾
看她们在风中舞弄清影
记录她们从蓓蕾到次第绽放的姿容
玉兰生命短暂
每一个瞬间都在书写传奇
那些如玉似雪的花瓣
几天后就走向凋零
片片羽翼飘然而下
在草尖上留下最后的眷恋
而凋零并非终结
是另一种形式的永恒
来年春风再起时
她们将从时光深处重返人间

晚年杂吟

■ 麦芒 (云南)

人生

来到世界，就
别想苟且而活

秋冬春夏
雨雪风霜

巍巍高山
天宽地阔

人生，是一条
奔涌向前的河

面朝大海
可泣可歌

活着

活着
就是一根翠竹

活着
就是一艘帆船

活着
就是一柄红烛

活着
就是一只银燕

日月如梭
人生苦短
奋力向前
奋力拼搏
别有洞天

贗品

比真迹漂亮
比真迹还鲜

在一般人眼里
贗品比真品
还要中看
还要值钱——

是假？是真？
难逃孙悟空的
那双火眼金睛

啊，啊，啊！
噫，噫，噫！

母爱

孩子，是母亲最得意
最难忘最难割舍的作品
尽管他已成家立业
尽管他已年逾半百
她

总是在为他操劳
总是在为他牵挂
总是在为他担心不已
直到灯枯油尽
直到寿终正寝
字字写来都是血

母爱芬芳
母爱无疆

